



曹文轩 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曹文轩精品集

沉默的田野

曹文轩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田野 / 曹文轩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3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4018-7

I. ①沉…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4006号

CHENMO DE TIANYE

沉默的田野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韩学安
责任校对: 颜 明 曹 丽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3
字 数: 123千字
印 数: 1—20 000册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018-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3-2815984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

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了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

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

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

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

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目 录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 3

红枣儿 21

古堡 31

渔翁 43

鱼鹰 71

野风车 85

枫叶船 109

沉默的田野 129

海里的船 159

放鸭记 179

麦子的号叫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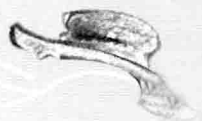
紫檀色的皮肤 225

 《沉默的田野》阅读卡 233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著

沉默的田野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



1

苏桥中学有许多住宿生。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好学校，它的学生是打破了地方行政管辖，从方圆十八里一个大范围里选拔出来的优等生。

舒袖、夏萤、唐蔓、杜珊珊同住一间屋子。

四个女孩很快乐，一回到宿舍就打闹着玩，女孩子家的肌肤神经极敏感，一碰及就“咯咯咯”地笑，可又偏偏喜爱互相抓挠。动作很轻，不像男孩那么鲁莽笨重，宛如猫儿们的游戏。可即使如此，还是一个个缩成一团，“咯咯咯”地笑得身体乱扭。

就是这样的四个女孩，却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个个显出一副丧气的样子来。原因是四个人都丢了东西，并且是她们回家时一定要用来装扮自己的东西。

“我的皮鞋呢？”先是舒袖叫起来，随即趴在地上，在床下一阵乱找。“我的白皮鞋没有了！”

夏萤开始装扮自己。她当然要穿上那条墨绿色的毛料长裙子。那件长裙曾使她在一次舞蹈晚会上大出风头。她旋转着，那长裙飞张开来，旋成涡状，她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

“我的裙子呢？我的裙子没有了！”夏萤叫起来。

这是一个性急的女孩子，她把箱子里的衣服“哗啦”倒在床上，又一件一件胡乱地扔到桌上，随即又抖开被子，掀起褥子。转眼的工夫，宿舍已被弄得乱七八糟。

紧接着是唐蔓的宣告：“我的那双短袜丢了！”

她们都知道，唐蔓的那双短袜是她姨从香港回来时带给她的。一双超短袜，白色的，穿上脚，袜筒刚刚把脚踝遮住，名牌货，很结实，最可爱之处是各有两只红色的小绒绒球，犹如两颗樱桃在后面垂挂着，配上一双黑色平底鞋，在这

偏远的地方，便显出十二分的洋气。

杜珊珊一看三人丢了东西，立即奔到自己的箱子跟前，掀起箱盖，紧接着一声：“啊，我的帽子丢了！”

一顶多好看的蓝帽子！

皮肤细白的杜珊珊戴着它，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有一片宁静。她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只要一戴上那顶蓝帽子，她的脚步就会一扫匆忙，而变得安闲轻盈。她顶喜欢戴着它，独自一人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慢慢地去体味那种带着孤傲意味的宁静。

她们暂且停顿下来，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当杜珊珊证实了门没有被撬的痕迹时，又都立即显出“绝不罢休”的样子，直将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一片狼藉，无法下脚。

舒袖噘着嘴冲着窗外。

夏萤不停地用脚踢着地上的东西，并且在嘴里叽里咕噜地叨叨不停。

唐蔓倚在墙角上生闷气。

杜珊珊反坐在椅子上，静静地伏在椅背上出神。

后来，她们只好锁了门，各自懊丧地回家了。

不可思议的是，当她们返校后的第二天，各人丢失的东西又都相继回来了。先是夏萤在箱子底下发现了那件长裙，后是唐蔓无意之中在枕下发现了那双短袜子，再后来，是杜珊珊睡觉铺被子时，抖出了那顶蓝帽子。最后，是舒袖在床下一眼看到了那双白皮鞋。

于是，四个女孩又互相抓挠起来，“咯咯咯”地差点儿没笑闪了腰。

可临近周末时，怪事重现，只听见四个女孩相继叫道：

“我的白皮鞋呢？”

“我的长裙子呢？”

“我的短袜子呢？”

“我的蓝帽子呢？”

这回，谁也没有再找，都以一种固定的姿势沉默着，只把眼睛挪到眼角，互相投以怀疑的目光。那种目光在四个人中间交叉、对撞、转着圈儿，弄得一个个都神经质地

紧张。

“我们中间总有那么一个人！”夏萤用厉害的目光朝其余三个一扫，背起书包，“哗”一声拉开门，走出门时又“咣当”一声将门关上了。

余下三人也一声不吭地相继走出屋子。

与上回一样，等她们返校后不出两天，那些丢失的东西又再度悄然无声地回到了各人身边。

在这一周时间里，四个女孩之间，表面上依然如初，但实际上已在暗中陷入了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她们极不自然地谈话，极不自然地给对方报以笑声。她们各自时时刻刻地在心里问：到底是谁偷用了我的东西？并在心里骂一句：好没有脸皮！大家都一心想着让那个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们装得若无其事，但眼睛总是猜疑地观察着同伴。要命的是她们都无法判断这事到底是谁所为，又仿佛觉得谁都可能做出这种事来。于是，她们整日心神不宁，烦躁不安。

星期五晚上在学校操场放电影，一个说走，其他三个也齐刷刷地跟出屋子，生怕落下让人生疑。看了一半，夏

莹悄悄地出了人群，沿着屋檐下的阴影，带着一个侦探的心态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她正盯着门看，忽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舒袖她们三个几乎是同时也回来了。她盯着舒袖她们三人看，舒袖她们三人也盯着她看。她忽然觉得自己太愚蠢，脸上火辣辣地臊。

杜珊珊打破了尴尬：“渴，我回来喝口水。”

其余三个人一时不知说什么，都跟着说：“我也渴，回来喝口水。”

于是四人进屋喝水，喝了很多水，喝得“咕咚咕咚”响。

唐蔓说：“再去看吧。”

一个个又走出屋子。

等她们看完电影回到屋子，舒袖的白皮鞋、夏莹的长裙子、唐蔓的短袜子、杜珊珊的蓝帽子又不翼而飞了。

四个女孩一声不吭，熄了灯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下午，唐蔓她们互相密切注视着各自在往包里装什么。只有舒袖一人呆坐着。

舒袖这人有点儿怪，常常神经兮兮地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凝神，像在梦幻里漂浮着，一会儿很悲哀，一会儿又笑

